



舜水先生文集

序記  
箴贊  
銘志  
規

九

和装本

特 別  
20  
2682  
10





20  
2682  
10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序

賀源光圀壽四十一序

百年日期願。而其間歷選最勝之時。莫如四十。何也。前此則三十也。雖云壯已。然更歷或有未熟。則事且勢疑。諳練或有未精。則理益衆眩。雖且孔子生知之聖。猶僅曰能立而止。



爾。過此則五十矣。五十始衰。人生之大常也。故曰。時之最勝者。莫如四十一也。諸侯之禮。瑜未之學焉。聞之士之禮。則四十曰強而仕。丁鴻有曰。天不可曰不剛。王不可曰不強。上而考諸王者之道。下而揆之列士之禮。則方伯通侯之當強也。從可知矣。夫強者膂力方剛。拔山扛鼎。勢援乎上。氣陵乎下。之謂乎。釋禮者曰。氣壯神固。道明德立之時。故曰強。且此思強。強可知矣。蓋道不明。則羣疑滿腹。吾所

謂是。而或有非焉。吾所謂否。而容有可焉。則神懾而不得強。德不立。則衆難塞胸。足將進也。或牽之而趨。趨。口將言也。或惑之而囁。則氣餒而不得強。道既明。德既立。所為直養無害。至大至剛之時也。今按所謂為疑。當作所謂。則聲色貨利。舉不足。曰搖乎外。是非毀譽。舉不足。曰怵其中。誰得而撓之也哉。仁義禮智。天之所命。我非有容有執。有敬有別。則荏苒而仰負乎帝天。民人社稷。山川土田。君之所曰錫

我。非深耕易耨。正已率物。則委靡而上負乎  
吾君。飽食煖衣。興利除害。民之所切切。願  
望之我者。非不饑不寒。庶富富教。則蓄縮而  
下慚乎百姓。果能此道矣。則達天知命。聲入  
心通。言爲世法。動爲世則。亦繇是而漸進焉  
耳。今者小試之。而民風已變。與往時遂相逕  
庭。非化之必不可更。非俗之必不可善也。誠  
能修明其道。使百姓實見其美。則歡欣鼓舞。  
家絃戶誦。可彈指而冀矣。假令回互遲疑。與

羣蒙同蔽。則道何自而明。逡巡退縮。與頽俗  
共靡。則德何繇而立。其有不負生我者乎。是  
且須自彊也。自彊而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  
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體地。高  
明體天。悠久無彊。故至誠之道。上下與天地  
同流。豈特百年而已哉。繁露曰。天積衆精。且  
自剛。聖人積衆賢。且自強。其言信而有徵矣。  
昔者春秋之世。莫強於晉文公。然有狐偃。趙  
衰。魏犢。顛頡。司空季子。陶叔狐諸賢輔之也。

其次莫強於秦穆公矣。而百里奚蹇叔公孫  
支由余諸賢實輔之。其次莫強於楚莊當饋  
而歎。日中不食。呂不得賢人而師之為憂矣。  
然猶有孫叔敖虞丘子申叔時也。其後則魏  
文侯為最強矣。時則有如卜子夏田子方段  
干木。論思於內。季成李克翟璜西門豹吳起  
之屬。宣力於外。下而舍人無擇趙倉唐咸知  
大義。亦能彌縫闕遺。然其最初之強者。共稱  
齊桓矣。管仲隰朋鮑叔賓胥無甯戚絃寧王

子成父用。而天下無敵。易牙豎刁公子開方  
用。而成業頽隳。呂此思強強可知矣。之數君  
者。皆霸主耳。猶能如此。況乎聖人漸仁摩義  
論道經邦者哉。宰相上公水戶侯。誕生於戊  
辰年。今歲適當四旬。是月之十日。為上公懸  
弧之辰。瑜敢呂是壽之上壽之道。例呂祝。或  
呂頌。而今乃呂規。不幾與為文之旨相乖謬  
乎。然善祝者。期之百年而已耳。今瑜呂無疆  
者。期侯。其願不益弘乎。詩云。俾爾壽而臧。俾

爾熾而昌。何莫非是道也哉。是爲序。

十宮圖序

爲加賀中將綱利作

孟夫子子輿氏謂天下之目相侶也。又曰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然也。然而有不盡然者焉。目之所視則一也。而所視之中。有鉅有細。有昧有明。有喜有懼。所見在眉睫之下。而心之所之。或在郭郭之外。是故有大觀焉。有達觀焉。有曠觀焉。相去居然霄壤已。安得比而同之。蓋凡天下事。有其始必有其終。有可觀。

必有可鑑。非可苟焉而已也。吾鄉仇實父著色點染繪事之最工者也。中翰文徵仲待詔鴻都門。小楷之最工者也。曾貌十宮圖。而待詔呂宮詞百首。分隸之。賞鑒家稱爲二絕。近者賀能越三州。太守管公得之。甚喜。呂示余屬余誌之。余反復把翫。未嘗不歎其技藝之工。綴也。而惜乎其未全也。若使實父可作。而待詔可起也。吾欲畫放勳殿於其前。呂冠其端。茅茨鬢髮焉。采椽楹柱。斑駁陸離。土階坦

坦易易。一時君若臣。孳孳汲汲。相與憂勞。天下亦甚足觀矣。繼之曰重華宮。使宮娥之俊雅者。抱琴執拍。譜南薰而歌三風十愆焉。此其氣象何如也。雖使宇文愷為將作。趙履溫司營繕。而公輸般督繩削墨。必不能構此也。雖使顧虎頭潑墨。而吳道子點其睛。希文文正公紀其勝。而右軍王逸少執筆而書。亦必不能闡其微也。觀止矣。是宜億千萬載富貴之弗替也。而奈何人事之弗齊也。若夫連昌

宮。則既繪之矣。吾意欲於宮垣之外。畫楊氏諸姨鬪風之車。祿山一入東都之槩。霜鋒雪鏑。羽箭敦弓。鬻策轟天。旌旗蔽野。珠鈿委地。翠袖沉沙。更欲待詔錄元微之連昌辭全篇於其後。令觀之者聳然髮豎。而聽之者泚然汗出。寧不遠勝於宮詞百首耶。即如阿房宮。亦當采杜牧之之警句。曰綴於其下。當時諸侯之兵。唯沛公最先入關。親見秦宮室之美。欲留居之。賴樊噲危言正諫。即日還軍霸上。



未幾遂有咸陽三月之火。漢祖目擊其事。是  
日未央。鼎建。制度踰侈。譴責董役。諸臣大有  
人君之度。而蕭相國曰。口舌禦其主。要使後  
人爲無可加。其後井泉長楊。金莖承露。事事  
侈汰。安在其無可加也。末幅泛曰。吳宮萬玉  
結之。爲不若圖。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取吳宮  
之最麗者。曰殿於其末。樓臺百尺。朱碧輝煌。  
複道飛空。宛轉相屬。金釭玉帶。翡翠文犀。節  
稅縣楣。空青祖瑒。象齒雞舌。雲母珊瑚。鏤沉

楠而爲欄檻。輯三檀。曰作楹。榱微風飄動。香  
聞里許。此亦當時之極致矣。景陽殿井。至今  
名著金陵。學士大夫過之。必憑而弔焉。故老  
相傳。歷歷能言其事。愀焉動人。甚可聽也。上  
下數千百年。聖哲之兢兢。荒王之奢縱。民生  
之榮悴。國祚之汗隆。即人心之危操。允執之  
要。莫不於此尺幅焉。基之。豈非大觀也哉。豈  
非達觀也哉。豈非曠觀也哉。君子之於天下  
也。小物必謹。况其大焉者乎。其敢苟焉而已。

管公知瑜。韞直鹵莽。有素辭之至再。而必欲瑜誌之者。意殆有爲也夫。意殆有爲也夫。

三皇虞詩序

道設野子名傳。嘗夢得一大筆。鑄三皇虞字。古大夫既爲之詩。且詠歌之。又爲之序。且敘述其事。且援江左及唐三事。且證之。既信而有徵矣。又復索余言。且弁其首。不幾弁而髦乎。是故請之經年。而不塞其望。蓋正言則忤俗。貌言則夸誕。故難之耳。而野子趣之不已。

因爲之序曰。大凡無所思爲而夢焉者。皆兆之先見焉者也。然而存乎其人矣。余亦舉三晉事。且明之。可乎。昔者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操帚之柄。而文公攬其彗。又徒手搏。文公踣。楚子伏其胸。而盥其腦。戰有日矣。而文公不悅。子犯曰。吉。攬帚之彗。且掃則彼利。且擊則我利也。手搏而蹶者。我得天。彼伏其辜也。是故一戰而文公遂霸。陶士行夢生八翼。登天門。折其一。而扞後都督八州。不愆臣節。

謝文靖夢乘桓溫輿行十六里。遇白雞而止。其後代溫秉政十六年。晉室賴之。一則勤王攘夷。一則竭誠捍患。一則匪躬靖節。若此者。有其德。有其才。與其夢若合符契也。子亦知皇虞之意乎。三皇者。開物成務。而有虞至孝動天。選賢與能。各當其物。皆非無爲之事矣。諸人質質。而子拔其尤。是且力致之也。筆須待賈。則且物交物。皆非無因而至前者已。子果能不安其所。奮焉崛起。自我作古。不待文

王則斯殆提子之耳。而面命之也。若徒隨俗雅化。弄月吟風。所期至大。足且副。是要腹乎。荆王元景掌夢。手把日月。亦足驗乎。若夫王法護如椽手筆。不過一草哀詔。作謚冊而已。無他奇也。法護官中書令。而謝太傅秉鈞當軸。典午奄奄待盡。倚太傅爲泰山梁木。謂宜同寅協恭。共獎王室。而乃其與齟齬。且終其身。雖其後欲哭謝公。謂有人心者而爲之乎。江文通依阿亂朝。無所豎立。夢筆而才華。索

筆而才盡。則與奪繇人矣。而繇淹乎哉。李青蓮簞筆遇主。遭際非常。不幸天步艱難。自當捐軀盡瘁。而乃失身永王。璘邀求非望。使人謂文人無行。三子者。又安足倣乎。志士仁人。當取法乎上。日期無負乎天之所。曰予我者。顧乃退讓不遑哉。

敬彊齋序

為奧村庸禮作

昔者曾子曰。弘毅之學力著。為任大責重之擔當。何不可曰。士宜弘宜毅。而直曰。士不可曰。

不弘毅。豈非曰。士稟天命之性。秉道德之躬。其規模不可自隘。其骨幹不可自靡歟。安得與斗筭之器。脂韋之徒。相與絜長較短哉。夫弘者無所不愛。無所不包。大而非夸也。毅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定而能靜也。誠知士之操修砥礪。宜如是已。然何曰。遂能得此歟。他日之言曰。君子所貴乎道者。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又曰。可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然後知曾子之所居者敬。而所守者強也。是故戰兢臨履。今而知免。此易之所謂朝乾夕惕。自強不息者也。曾子之在孔門。獨得其宗。習聞夫君子無不敬。敬身為大之旨。力行夫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強哉矯之道。宜乎其無所不弘。無時不毅也。或曰。敬者居處則肅肅矣。威儀則抑抑矣。慎重之意多。則振厲之氣少。疑不可目得強。強者氣則陵乎上矣。意則蔑乎下矣。骯髒之骨恒堅。

則謹凜之思日減。疑無藉乎主敬。此觀其貌而未徵其心也。循其迹而未究其精也。別其途而未會其理也。蓋敬則心強。強則心敬。二者相須為用。分之則為二。合之則為一也。怠忽既盡。斯天理獨存。仰不媿。俯不作。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乃天下之至強矣。亭亭物表。必意在象先。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揣裼寬博。而必徃千萬人。乃天下之至敬矣。此無他。心小則神完。神完則守固。神完守固則

理不屈。氣不懾。安往而不強哉。昔者文王緝熙敬止矣。而詩稱文王之勇。此敬強之一證也。禮曰齊莊整齊。不敢懈惰。曰成禮節。非強有力者弗能也。故強有力者。將曰行禮也。此又敬強之一證也。是故君子之道。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何莫非此物也。夫何莫非此志也。夫吾門人豐臣顯思。氏奧村。名曰庸禮。逡巡謙退。若不勝衣。敬謹有餘矣。伯乎中之所羨者。奮迅激昂。剛果決斷耳。因曰

敬強名其齋。亦董安于佩弦之意也。往嘗屬余爲之記。余所曰遲遲者。非慢易也。徒曰多病。未能自力耳。今於其行也。爲之序。曰廣其義。所曰明敬強之一致也。

贈安東親清序

金帛珠玉之厚。其藏可曰爲富矣。遇不才子。則一朝而盡。耳旨滌瀆之致。其養可曰爲孝矣。辱人賤行。則親名不章。世未有知之者。或汲汲於積金玉。或僅僅於養口體而已。親清

公居心靜誠。居身和雅。居官廉惠。今甫逾七十。致其政者已數年。內日課其二子。外爲耆英洛社之遊。長公世其職。能克紹家聲。次子則余門人。守約省菴也。勵志聖學。篤信而好之。夫中原傳道有統。受業有師。而韓文公於聲詩進士之世。奮然而爲古學。遂爲文起八代之衰。其間去漢尚未千載。率德尚未真醇。而有泰山北斗之望。今令子未見孔孟之道。之可悅。即能目注孔孟之庭。而竭蹶趨赴之。

他時直入其室。足爲貴國振古英豪。非獨貴國也。中原之士好古力學。亦未能或之先已。公曳杖行遊。或勝友如林之會。忽聞誦讀之聲。平居見其拔俗之行。有不灑然悅怡然豫者乎。家有奇珍。則其富過王侯。即使啜菽飲水。已極天下之樂。况旨甘滫瀡之承其歡。而溫清定省之服其勤哉。是宜公之壽無疆。樂亦無疆也。因贈之曰。教子樂天。公字親清。名某。別號景祐。慕王祐之種德於子孫。而二郎

遂昌其宗。因以此見其志。

送林道榮之東武序

楸楠杞梓。產於鄧林。未爲材也。明月夜光。生於合浦。寶則寶矣。未爲奇也。十尋之豫章。喬喬吳越之麓。如意珠熠熠江漢之濱。鮮不爲匠石之所顧。而蛟龍之所搏矣。余於庚辛間。至日本。見福清林子玄庵孰也。於東明山房。此時才在髫髻。顧其視瞻習習。步履犖犖。固已心異之。如鷄群一鶚矣。壬辰秋復過日本。

適當作報國藩及答定西侯張侯老兩書。病困不能搦管。而舟行甚迫。日夕促報書。或有言林子能作小楷者。延之。即至。授之草。即濡毫疾書。氣度冲融。旁若無人。如孔文舉當年兔起鶻落。筆不可撮。如小王令家法。益知其爲國器矣。其後潛心學業。詩辭益清俊。筆意益宏肆。戊戌冬向余歎曰。居此地而讀書。奏雅樂於重譯。表龍章於裸壤耳。奈家貧不能作別業。何。余廣之曰。諺云。孳孳力田。必將逢



年。但患不讀書。不患讀書無所用也。子其勉之矣。去年冬。妻木鎮公來鎮茲土。能選才好士。羅致幕下。朝夕刮磨之。豈患匠石之弗顧。暗投道路而爲人按劍哉。今鎮公自任滿當報命。因欲携之往東武。而問序於余。夫東武固材賢之藪。而璣壁之淵也。吾素聞日本國如古燕趙之風。燕趙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今悲歌之聲形震吾耳。溢吾目。久矣。其亦間有慷慨之士乎。有則子爲我告之。無則爲我悒

訪之也。其有若黃金五百斤買駿馬之骨。來千里馬者乎。其有若振垂絕之弱燕。殄二萬乘之強齊。返磨室之鼎。植汶篁之竹者乎。其有立義不侵。然諾爲行。不使人疑之田光先生乎。其有風飄易水。日貫白虹之荆卿乎。座客泣下沾襟。筑擊秦皇帝。如高漸離者。義烈也。亦有完希世之璧於虎狼秦之窟。而自屈於簾頗者乎。亦有屋瓦盡震。解圍闕與之馬服乎。穎脫囊中。不肯碌碌。因人定一言於

強敵之前。左手奉盤盂。右手招同列。能如是者。亦國之光也。東却林胡。北逐匈奴。大將若斯。亦國之幹也。其有邯鄲且夕且下。平原束手橋古。而義不帝秦。欲蹈東海。若魯連先生者乎。仲連非趙產。客於趙。而能使趙焜煌至今。真人傑也。古者屠狗之徒。慨慷激烈。使千秋萬世。生載乘之光。豈今者鐘鳴鼎食之豪。徒品題於龍團雀舌。傳說素菟而已哉。其必有希世之英。如古人之炳炳琅琅者。又聞此

地多博聞強識之士。胸羅今古。足匡其君。而華其國者。有則亦曰告焉。恨吾匏繫於此。不能一觀其盛。儻能身接之。亦足曰慰十七年之饑渴。而自信其耳目。聊於吾子之行。致之意焉而已。子其亦益自懋勉。至彼則無更患寡陋。特養其干霄之姿。而發其徑寸之光。炤車前後十二乘。曰為知己榮哉。

宗廟圖序 為加賀中將菅原綱利作

其一

此圖一本之太師潞國公文諱彥博之廟圖。參之呂晦菴朱夫子之古今廟論。及唐開元禮。潞公一代偉人。其所與遊。又多當世名賢。然猶不敢自爲廟制。必俟西鎮長安。訪杜岐公之遺範。而後爲之。二公乃天子之師傅。三公與元侯微有不合。然天子之卿視侯。大夫視伯。相去一階耳。不得不曰此爲準。又二公之廟皆傾圮。無從得其寢制。大夫之廟尚有寢。寧有公侯之廟而無寢者。自廟目前。一一

咸備。釋蒸烹割。行列整齊。主賓工祝。齊宿隣次。然廊廡迂迴。則視聽訛繆。甬道太遠。則奔走煩難。蓋二公未嘗開社。故不妨爲之。今也分茅建國。禮繁事重。則有異焉。且二公之廟。皆同堂異室。潞公又三門曲徑。禮制非宜。故不得不稍爲增損。禮寢無兩廡。詩曰奕奕寢廟。奕奕者聯屬之辭。安得於寢獨爲單露。禮竈在大門之南少東。未得其作法之意。然此大賓入門之路。肅雝之所。雖執饗踏踏乎。恐

不免煩囂。茲則暫移於室內。餘則悉倣古今之禮。未敢憑臆。以擾之也。

此圖但言夫禮之大常耳。然地有廣狹。勢有不便。則當通融爲之。即如魯。魯公武公及群公之廟。皆在公宮之東。桓公僖公之廟。乃在公宮之西。宋司城之廟。附於南墻。豈能復遵常度。鄭子太叔廟在道南。寢在道北。夫豈得爲而不爲。蓋限於地勢。不能復循昭穆之故也。故曰。地有廣狹。勢有不便。自當通融爲之。

其二

宗廟之禮。潔粢盛。辨醴齊。薦廣牡。謹烝嘗。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因然矣。而序爵序事。旅酬燕毛。即所曰教子姓。教臣民也。是故君子將營宮室。必曰宗廟爲先。是宗廟急於宮室。重於宮室也。故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然而宗廟之事。非一端矣。邦君之一出一入。或告於禰。或格於祖。或布於祖禰。其大者有事於其宗。及其太祖。出簡車徒。入數軍實。飲

至策勲。皆於廟焉。行之。爵祿慶賞。皆於廟焉。行之。若曰。先君之祿爵。吾不敢。曰。私諸人。吾不敢。不與賢者能者共之也。書曰。佐我烈祖。作我先王。用命。賞於祖者。是也。夫如是。不必入廟而思敬。時時皆有臨之質之者矣。不俟奏假於無言。事事皆若見乎其位。聞乎其容聲矣。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明乎斯義。諸侯寧有異乎。夫如是。豈特犧牲玉帛。祝史陳辭而已乎。書曰。黍

稷非馨。明德惟馨。此之謂也。

其三 五廟圖序

僕微賤。且固陋。罕交當世王侯。追憶生平諸侯王。諸侯之所知識者。僅十人。而卿相不與焉。蓋明室之制。卿相之子。不學則為庶人。雖任子乎。大者司丞。次者部屬郡倅。次者京府幕僚而已。亦如太祝奉禮。禮葬。曰大夫。祭。曰士。未有立廟。曰報本。萃渙者也。非若有土之君。五等雖有尊卑。舉皆世世承襲。得建太

祖之廟。爲祧。爲祫。亦非如唐宋之制。三品以上得建三廟四廟。是故諸侯之禮。僕未之學焉。即此十一人者。強半近代新爲封建。未崇廟貌。即如周藩越國之類。雖有宗廟。自非朝聘燕饗。不得入而觀焉。非如孔子之可。且每事問也。歷考經傳所載。及前賢議辨於天子之廟。則群囂聚訟於公侯之宮。則罕能詳備。無所憑依。於何祖述。是且五十川剛伯。奉將明命。欲爲作五廟之圖。夫作之。非難也。作之

而不可行。是祧禘也。僕雖不肖乎。安肯且身爲祧禘。苟且作之。而遂行之。是綿蕞也。違於制。戾於禮。且欺一時之耳目。其能免百世之下之君子。所揶揄而辨說乎。僕故恐懼慚惶。再三辭之。辭之而不獲。因語之曰。必欲作之。當令博聞洽見之儒數人。過此徃復論議。共相商確。且成盛典。又不獲命。不得已。采其散見之文。訂其雜糅之說。酌古準今。建爲此圖。本乎古而不泥於古。宜於今而不拘乎今。尼

而不可行者去之。深而晦其義者闕之。不上  
陵。不下比。不過隆。不苟簡。對越可。曰於此肅。  
駿奔可。曰於此承。大政可。曰於此行。民德可。  
曰於此徧。交際則有威儀。主賓不至煩亂。太  
約。曰時王之制。通百代之規也。今祇初。下草  
本。特爲奉覽。端竢博雅好古之君子。能知先  
王立法之意。不爲殘編斷簡所束縛。所迷繆  
者。通其義而駁正之。惟期相與。曰有成。爲貴  
國萬世之宏猷也。若遂。曰爲一王之制。則吾

豈敢。則吾豈敢。

曰上廟圖。雖用日本格式。亦無不可。必欲曰  
中原之制。布其几筵。棗桶。須命土木大匠。親  
來。口爲指授。其擡樑柱礎。析枅戶牖。拱斗樽  
櫨。椽花門檻。側線鋪墊之屬。嗣容爲圖。曰授  
之。但日本屋宇飲食二事。猶存質樸。饒有古  
風。愚雅不欲彫琢之。大明之制。房舍之壯麗  
者。用灰布油漆五彩金裝。恐與國法相違。且  
清廟茅屋。惟取嚴整。不在華美。尚祈高明裁

酌。

○記

勿齋記

為加藤明友作

生知安行者。古今之所共貴。而人生之所大願也。繇此而躋於聖神無難矣。然生而齊聖廣淵者。曠代而不一見。而世不乏聖人大賢者。曷故哉。或者作聖有其道。而不必盡出於生知安行哉。世人不乏聰明特達之士。然高自位置。數蔑彝倫。夷猶傲睨。蕩檢踰閑。好異

厭常。離經叛道。或反為名教之罪人者。又曷故哉。此誠作聖有其道。而不必盡出於生知安行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可曰。知作聖之道矣。然世之學聖人者。視聖人太高。而求聖人太精。謂聖人之道一皆出於自然。而毫無勉強。故論議臻於寥廓。析理入於牛毛。而究竟於聖人之道。去之不知其幾千萬里已。幾千萬里而已也。容有



至之之時。卒之馬牛其風。愈趨而愈遠。是皆好高喜新之病害之也。古今之稱至聖者。莫盛於孔子。而聰明睿知。莫過於顏淵。及其問仁也。夫子宜告之。曰精微之妙理。入於言思。俱斷之路。超越於惟精惟一之命。方為聖賢傳心之祕。何獨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言動者。耳目口體之常事。禮與非禮者。中智之衡量。而勿者。下學之持守。豈夫子不能說玄。說妙。言高。言遠哉。

抑顏淵之才。不能為玄。為妙。驚高。驚遠哉。夫曰振古聰明睿知之顏淵。而遇生民未有之孔子。其所曰授受者。止於日用之能事。下學之工夫。其少有不及於顏淵者。從可知矣。故知道之至極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古永守藤君素好學。有志於四勿也。曰名其齋。因號勿齋。勿齋公雅。欲有浚郊之賁。而余辭之。初見於竹洞野太史所。曰春秋之例。律之斯遇也。非見也。非會也。士大夫相遇。自有禮矣。不得

輕有所請謁也。奈何。且勿齋請余為之記也。余未<sub>レ</sub>知其<sub>レ</sub>人。不得<sub>レ</sub>其<sub>レ</sub>生平。亦何<sub>レ</sub>得<sub>レ</sub>輕<sub>レ</sub>為<sub>レ</sub>搦<sub>レ</sub>管。如<sub>レ</sub>賈<sub>レ</sub>人之<sub>レ</sub>銜<sub>レ</sub>其<sub>レ</sub>玉。而求<sub>レ</sub>售<sub>レ</sub>也。抑其<sub>レ</sub>心久<sub>レ</sub>厭<sub>レ</sub>夫高遠<sub>レ</sub>玄虛<sub>レ</sub>之<sub>レ</sub>故<sub>レ</sub>習。茫<sub>レ</sub>如<sub>レ</sub>捕<sub>レ</sub>風。一旦<sub>レ</sub>幡<sub>レ</sub>然<sub>レ</sub>欲<sub>レ</sub>得<sub>レ</sub>余<sub>レ</sub>言。且<sub>レ</sub>證<sub>レ</sub>其<sub>レ</sub>生<sub>レ</sub>平<sub>レ</sub>之<sub>レ</sub>志。中庸<sub>レ</sub>之<sub>レ</sub>德<sub>レ</sub>乎。或亦知<sub>レ</sub>道<sub>レ</sub>之<sub>レ</sub>至<sub>レ</sub>極<sub>レ</sub>者。不在<sub>レ</sub>於<sub>レ</sub>生<sub>レ</sub>知<sub>レ</sub>安<sub>レ</sub>行<sub>レ</sub>而偏<sub>レ</sub>在<sub>レ</sub>於<sub>レ</sub>學<sub>レ</sub>知<sub>レ</sub>利<sub>レ</sub>行<sub>レ</sub>及<sub>レ</sub>勉<sub>レ</sub>強<sub>レ</sub>而<sub>レ</sub>行<sub>レ</sub>之<sub>レ</sub>者<sub>レ</sub>乎。先<sub>レ</sub>民<sub>レ</sub>有<sub>レ</sub>言<sub>レ</sub>。詢<sub>レ</sub>于<sub>レ</sub>芻<sub>レ</sub>蕘<sub>レ</sub>。勿<sub>レ</sub>齋<sub>レ</sub>有<sub>レ</sub>之<sub>レ</sub>矣。狂<sub>レ</sub>夫<sub>レ</sub>之<sub>レ</sub>言<sub>レ</sub>。聖<sub>レ</sub>人<sub>レ</sub>擇<sub>レ</sub>焉。余<sub>レ</sub>亦<sub>レ</sub>有<sub>レ</sub>之<sub>レ</sub>矣。余<sub>レ</sub>常<sub>レ</sub>患<sub>レ</sub>不<sub>レ</sub>得<sub>レ</sub>使<sub>レ</sub>天下<sub>レ</sub>之<sub>レ</sub>人<sub>レ</sub>皆<sub>レ</sub>可<sub>レ</sub>且<sub>レ</sub>為<sub>レ</sub>

堯<sub>レ</sub>為<sub>レ</sub>舜。奈何<sub>レ</sub>問<sub>レ</sub>焉。而不<sub>レ</sub>對。舉<sub>レ</sub>焉。而不<sub>レ</sub>詳。而必<sub>レ</sub>且<sub>レ</sub>士<sub>レ</sub>大<sub>レ</sub>夫<sub>レ</sub>相<sub>レ</sub>遇<sub>レ</sub>之<sub>レ</sub>禮<sub>レ</sub>律<sub>レ</sub>之<sub>レ</sub>也。勿<sub>レ</sub>齋<sub>レ</sub>其<sub>レ</sub>念<sub>レ</sub>之<sub>レ</sub>哉。念<sub>レ</sub>茲<sub>レ</sub>在<sub>レ</sub>茲。其<sub>レ</sub>尚<sub>レ</sub>有<sub>レ</sub>非<sub>レ</sub>禮<sub>レ</sub>者<sub>レ</sub>得<sub>レ</sub>且<sub>レ</sub>干<sub>レ</sub>之<sub>レ</sub>哉。毋<sub>レ</sub>舍<sub>レ</sub>四<sub>レ</sub>勿<sub>レ</sub>之<sub>レ</sub>功<sub>レ</sub>力<sub>レ</sub>。而<sub>レ</sub>膚<sub>レ</sub>言<sub>レ</sub>仁<sub>レ</sub>之<sub>レ</sub>體<sub>レ</sub>用<sub>レ</sub>已<sub>レ</sub>。滕<sub>レ</sub>公<sub>レ</sub>名<sub>レ</sub>潛<sub>レ</sub>字<sub>レ</sub>子<sub>レ</sub>默。官<sub>レ</sub>朝<sub>レ</sub>散<sub>レ</sub>大<sub>レ</sub>夫。任<sub>レ</sub>石<sub>レ</sub>州<sub>レ</sub>吉<sub>レ</sub>永<sub>レ</sub>守。

立菴記

寓<sub>レ</sub>內<sub>レ</sub>有<sub>レ</sub>三<sub>レ</sub>不<sub>レ</sub>朽。太<sub>レ</sub>上<sub>レ</sub>有<sub>レ</sub>立<sub>レ</sub>德。其<sub>レ</sub>次<sub>レ</sub>有<sub>レ</sub>立<sub>レ</sub>功。其<sub>レ</sub>次<sub>レ</sub>有<sub>レ</sub>立<sub>レ</sub>言。夫<sub>レ</sub>立<sub>レ</sub>言<sub>レ</sub>豈<sub>レ</sub>聖<sub>レ</sub>人<sub>レ</sub>之<sub>レ</sub>得<sub>レ</sub>已<sub>レ</sub>哉。蓋<sub>レ</sub>聖<sub>レ</sub>人<sub>レ</sub>且<sub>レ</sub>拯<sub>レ</sub>救<sub>レ</sub>天<sub>レ</sub>下<sub>レ</sub>為<sub>レ</sub>心<sub>レ</sub>德<sub>レ</sub>無<sub>レ</sub>其<sub>レ</sub>位<sub>レ</sub>功<sub>レ</sub>非<sub>レ</sub>其<sub>レ</sub>時<sub>レ</sub>不<sub>レ</sub>得

已徒託之空言。庶幾後之君子讀其書。勃然而興起。修其德。而建其功。與吾身親見之者。一聞耳。誠使德澤被於生民。而功烈著於天壤。又何為曰言自見哉。然而大行之日。恒少。卷藏之日。恒多。故不若藝慎於仁術。而業擅夫專門。起不起之沉痾。保殘喘於生全。功也。儻進而求之。居然不謀其利。不計其功。而一曰濟人生物為心。是即所謂德矣。雖功有小大。德有偏全。夫孰非立德立功之類也哉。昔

孫思邈功侔造化。德動天地。夫孰非斯術也哉。吾故曰記立菴云爾。立菴氏與山諱玄建。師承於法印交泰院井上玄徹。其術業之精。夫固有所淵源也。非偶然矣。

子中記 為白井伊信作

子之志亦大矣。乃慨然有意於中乎。子將曰何者為中也。吾譬之百里之程。五十里曰為中乎。然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果何在。乎。又譬之百鈞之衡。五十鈞曰為中乎。然則百鈞

之重。加之銖兩而移。其義無所取乎。言寬猛者。中將在於不寬不猛之間。猶之可也。論敬肆。辯上下而謂中在於不敬不肆不上不下之際。適足。曰爲笑矣。是皆所謂執中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繇是觀之。擇中在乎能權矣。權者游移轉徙。無往而不得其中者也。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豈易言哉。又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豈易言

哉。子但篤志於學。擇取乎中。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亦可。曰庶幾矣。故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子其勉之哉。

德始堂記

爲奧村庸禮作

穆叔論三不朽。謂太上有立德。旨哉其言之也。德乃生而自足。然必立而後成。子不能。曰席諸父。兄。父不能。曰俟諸子弟。必也。身自基之。身自進之。若曰非我始之。則無所於始。爾然而江河溝澮。不同量矣。泰山丘垤。不同高

矣。是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賢其勉而進於其厚者乎？世間凡物，皆如逝波，惟此其不可誣，不可泯滅者也。去秋議及於植德，賢迺慨然有夷回跼蹐之感，殆非也矣。賢其佐理興治者也，不當曰此權盡委之天，曰此咎盡歸諸天也。余平生不欵曲於人，容有齟齬，自流離喪亂，曰來二十六年矣，其瀕於必死大者十餘，但乎呼吸之間，可通帝座，其有能知之人，乃偏在於庸愚，故恒曰此自信也。

是故青天皦日，隱然有雷霆震驚於上，至於風波嶮巖，傾蕩顛危，則坦然無疑。蓋自信者素耳。今與賢之相知也，新而又語言不能通，不當有明珠按劍之舉。萬一他時復有晤期，更當掀髯抵掌，援古引今，曰徵其必然也。向欲顏其退食之堂，而問名於余，遂曰余之自信者，告之，故曰德始堂云爾。

典學齋記

為古市務本作

人之所曰必資於學者，何蓋前人之學也已。

成。所<sub>レ</sub>以<sub>レ</sub>著<sub>レ</sub>之。即爲教。後人之學也。未成而求成。因<sub>レ</sub>以<sub>レ</sub>循古先聖賢之道而爲之。斯爲學。學之於人也。其執柯伐柯也乎。今人以<sub>レ</sub>學爲戲。邯鄲之步履。優孟之衣冠。皆爲學矣。或者以<sub>レ</sub>學爲市。脩其天爵。以<sub>レ</sub>要人爵。既得人爵。棄其天爵。皆爲學矣。無怪乎終身爲學。終身未之學也。夫學者所<sub>レ</sub>以<sub>レ</sub>學爲人。爾子臣弟友。皆爲學之地。忠孝謹信。皆爲學之方。出入定省。皆爲學之時。詩書執禮。皆爲學之具。終身處於

學之中。而一心越於學之外。欲求如古先聖賢也。其可得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始之於典學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之於典於學也。終始典於學。而學有不成者乎。歌焉誦焉。泳焉游焉。而學有不典者乎。至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與學化矣。所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者也。夫典者常也。憲也。謂一念離此。無以爲法。九峯先生謂常在於學。是猶與學爲二也。吾子資質溫

淳學之無有不至。昔者自謂性非善亦非惡。豈有學焉而為不善人者乎。特患志意未定。當曰論學取友。親賢進業為務。其母納履於鮑魚之肆乎。清原季敬名務本。初及吾門。遂從其君而北歸。何曰贈之。畧舉為學之大意。曰道其行云。

端亭記

為述達作

晚世好通方。因而尚圓融。尚活潑。尚脫灑。尚蕭疎。遂至於尚軟熟。放曠輕佻。凡此皆詭隨。

繼繼也。而文之曰美名。蓋未有曰端名其居者。今子獨曰端。顏其亭。而曰記為請。余深訝焉。而遣門人復訊之。則惟曰端正之義云爾。夫曰端。方嚴肅。而處員通活動之世。不幾冒歎之好乎。圓底而方。其蓋鮮有合者矣。圓枘而方。其鑿鮮有入者矣。子何取焉。吾欲揚其美也。吾一生坐此病。而復曰此贅子。則為人謀不忠。吾欲糾其誤也。勉吾子改塗易轍。而合同乎世俗。則告朋友不信。將如何。而可。雖

然。易曰。直方大。又曰。敬曰直內。義曰方外。凡此皆所曰爲端也。夫豈不義而聖人言之。  
○志

高枕亭志

水戶侯宰相上公。於都城之近郊。新築別館。茅茨土階。踈櫺越席。不欲殫民力。曰。壯遊觀。不欲極土木。曰。開侈靡。不惟不欲而已也。兢兢焉。實不敢出乎此。遂顏其亭曰高枕。每觀省之。勤勞息馬蹄。於是墅。及是時之間。暇察。

政刑於民風。恒思皓月當空。烟波靜盡。婦子寧止。百室阜盈。竹栢之影。盡成荇藻。松栢之幹。雅堪棟梁。美富中函。非復遂荒之境。藩垣飭治。豈猶草昧之初。於是惠風和暢。對月勸酬。與二三臣工。叙往事。說勤渠。闢閉塞。翦蒺蕪。鋤非種。植嘉木。是穠是蓂。必有豐年。實穎實粟。曰。開家室。於是飲酒樂甚。陶然竟醉矣。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無營無慮。一枕黑甜。於都樂哉。客有從旁而竊聽之者。讓余曰。子之



言無乃啓怠荒而貢諛乎。吾子直聲震於中外。側聞信義之著於今五十餘年。茲乃化爲繞指耶。吾聞之。天生民而立之。君將使其憂勞百姓也。豈使之安意肆志於臣民之上哉。余謝之曰。敬聞命矣。子之言然乎。然未達也。諒矣。而非信也。夫高枕者。治定功成。慮周理得心曠神怡。而後能爲之者。非可一蹙而至也。世方澆泥揚波。而公之志獨潔。世方鋪醴歡醜。而公之性不嗜酒。設使此邦之中。有顛

連而無告。四境之內。有冤抑而莫伸者。公能偃然而高枕乎。長道有未順。羣醜有未屈。克明其德。未盡其所。曰。論孫翼子者。公能偃然而高枕乎。無寧惟是公屬尊。而近親。曲高而和寡。設使廟堂之上。一德之未孚。一事之失理。公雖欲偃然而高枕。其可得乎。茲之所云志也。而非事也。遠期之也。而非遂爲之也。子觀之。跡象之粗。而不諒。夫制行之高卑。致諸說文之義。而不徵其襟期之遠大。余故曰未

達而未信也。客乃面熱汗顏。瞿然而覺曰。吾  
 小人也哉。昧於道之腴。而泥之膚革。是猶鳳  
 凰軒翥於重霄。而吾謂其捨於粉榆籬落也。  
 吾陋矣。而今而後。請執鞭。日事子。竊子之餘  
 日。淑吾身。而因懷日事吾君也。

○規

論安東守約規

儒者之道。振古繇今。極天際地。仲尼日月。無  
 得而踰。然而亦有不行不明之時。則浮雲風

霾。薄蝕之也。終不能奪其炤臨之體。若夫天  
 有<sub>二</sub>日。則天下亦應有<sub>二</sub>道。若夫今古有<sub>二</sub>一  
 踰於天日。則天下之為道。亦應有踰於仲尼  
 仲尼之道。如布帛菽粟。誠無詭恠離奇。如他  
 途之使人炫耀。而羨慕。然天下可無雲綃霧  
 縠。必不可無布帛。可無交梨火棗。必不可無  
 梁粟。雖有下愚。亦應明白而易曉矣。奈之何  
 舉世驚狂瀾白波。雖然明而行之者。其常也。  
 自非上智。必有感而動。若能不待文王。而興

則安東省菴真豪傑之士哉。

諭五十川剛伯規

師弟子事重。不可草草。五倫之中。惟父子兄弟。爲天親。而君臣。夫婦。朋友。皆人合。故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而婚姻之始。各擇德焉。朋友則志同道合。然後定交。然朋友尚可徐徐而契合。至於師弟子。今日一拜之後。更無遷變。故須審察明白。然後擇吉行禮。萬萬不可苟且造次。不佞有四病。一則學疎。不佞三年讀

禮。來日本二十四年。目不見書史。在他人三十年之前。不知學問。加呂二十七年。荒廢則四十年矣。四十年之後。血氣始衰。在下壽爲一世矣。豈非學疎。二則德薄。昨日下人干犯邦憲。是德薄不能化下也。三則太真。事事不肯糳糊聊且。四則太嚴。待弟子不肯放寬。循情面。弟子須有四德。而聰明不與焉。一則實。不實則不誠。如作室而無基。雖有榱桷。豫章凌雲。巧構無地。可施。二則虛。不虛則先自滿。

假教之亦不能受其受和自受采不其不自  
 鹽梅黼黻著於何所三則勤讀書全要精勤  
 懶惰遊戲作輟必無有成之理四則恒士子  
 第一要有恒人而無恒不可曰作巫醫况乎  
 學問修身為第一等事若希冀近功必非真  
 心實學之人先要檢點此四者有無然後可  
 曰言學若無此四者雖一日十行過目成誦  
 亦自無用故曰聰明不與焉

○箴

敬齋箴 并序

晚世人心不古政教陵遲俗尚浮華民懷  
 苟簡縉紳曰蕭疎玄遠為高致細人鄙矜  
 持重慎為俗流君相不致深憂方且共相  
 崇獎自古及今未有去其敬慎日就安偷  
 而足稱休明邳隆之治者晉人飾虛夸樂  
 故曠是曰永嘉遂至淪胥秣陵終於不競  
 有識之士早為黍離麥秀之憂矣春秋存  
 氏傳記曰季之言於晉文公也曰敬德之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曰治。民臣聞之。出門  
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周內史過告襄  
王曰。敬禮之與也。禮國之幹也。不敬則禮  
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曰長世。夫敬為  
德之聚。則百爾德行。皆萃於敬矣。敬為禮  
之與。則三百三千。皆一敬載之而行矣。顧  
不重歟。不惟霸者為然。王者亦有之。三王  
之盛。莫盛於文王。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是曰雖雖在宮之時。亦肅肅而在廟。

矣。無時無地而不敬。今按不敬上疑逸無字斯真能  
緝熙也。敬之道不一。其用敬之為道亦  
不一。名譬之水。然隨物賦形。因方而或曰  
為珪。遇圓而或曰成璧。是故為人君則止  
於仁。為人臣則止於敬。為人子則止於孝。  
為人父則止於慈。與人交則止於信。仁  
也。敬也。孝也。慈也。信也。無非一敬之所為  
也。繇是推之。無德不備。無一非敬。安所往  
而不善哉。前此五百年而有成湯。則聖敬

日。隋。顧。誕。天。明。命。矣。前。此。四。百。餘。年。而。有。大。禹。則。祇。台。德。先。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矣。不。惟。王。者。爲。然。帝。者。亦。有。之。五。帝。之。盛。莫。盛。於。堯。舜。堯。之。欽。明。允。恭。光。被。四。表。舜。之。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世。所。稱。堯。兢。舜。業者。是。也。故。上。而。二。帝。三。王。下。而。五。霸。六。至。冀。野。之。匹。夫。匹。婦。其。人。之。足。以。垂。世。立。教。者。皆。主。於。敬。而。已。陶。士。行。惜。分。陰。成。功。名。嘗。謂。安。有。亂。頭。養。望。自。命。宏。達。者。耶。尚。

哉。其。言。之。矣。是。故。孔。子。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曰。修。身。爲。本。而。子。思。子。引。不。顯。惟。德。之。詩。而。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在。當。事。者。加。之。意。焉。爾。因。爲。之。箴。

人。之。爲。德。莫。大。於。敬。罔。念。作。狂。克。念。作。聖。一。心。內。存。百。體。從。令。夙。夜。匪。懈。習。慣。成。性。安。肆。日。偷。莊。敬。日。彊。喜。怒。言。論。謹。慎。端。詳。精。瑩。渾。璞。金。玉。其。相。文。生。於。質。追。琢。其。章。天。子。能。敬。萬。國。歸。仁。民。淳。俗。厚。風。動。如。春。公。侯。能。敬。敷。

政優優。兆民有賴。荷天之休。大夫執事。敬貴身先。為民最率。孰不勉旃。賞僭則濫。刑過則淫。善人是懼。奸宄生心。成人小子。惟敬為事。子臣弟友。君子道四。庶人之敬。節用謹身。勤供租賦。善養二親。敬之維何。守謙執競。內敬其心。外敬其行。衣冠瞻視。雖曰威儀。奇表佻達。何德不墮。動靜云為。表裏如一。念茲在茲。罔敢暇逸。存養省察。有初有終。端本範俗。垂教無窮。

座右箴

為大村因幡守純長作

來諭。貴國近世。無真儒。故使異端邪說。日新月盛。此誠世道之深憂。然亦理勢之自然。無足恠者。臺下欲學聖人之道。是欲曰聖人之道。驅除之也。是也。瑜誠敬服。而翹首曰望之矣。夫亦知所謂道乎。道無定名。故假於道路之道。曰為名言。天子諸侯。啓之闢之。而卿士大夫。遵之。庶民由之。聖人賢人。由之。而愚夫愚婦。亦由之。故謂之道也。今既無聖人賢人。

曰與之矣。天下之路。豈有曠絕之時乎。自使  
異端邪說由之耳。故曰理勢自然無足怪也。  
司馬溫公曰。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  
在官。吾亦曰。天下之道。止有此數。不入於正。  
即入於邪。然此非君相之言也。君相者。造命  
者也。幸張理道者也。臺下專制一方。殺生予  
奪。皆出於手。即不能化鄰國而不為異。奈何  
不能制所制之。而亦使之入於異端邪說  
乎。亦知異端之所曰為異。而邪說之所曰為

邪乎。是非曰聖人之道。懸其鑑而平其衡。則  
無由熄其焰。而除其害矣。臺下既務其道。復  
恨明師之鮮。果師之難遇乎。抑求之未得其  
道乎。郭隗曰。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曰求臣  
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  
曰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  
之曰色。不乘勢。曰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面拘指。遂巡謙退。曰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  
古人曰。西為上。故其言然。爾求臣而得師。尚



如此。况明明而求師求傳者乎。非惟晚世之君爲然也。周公聖人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而當時天子之叔父。所下之士。七十一人。而身所進食飲者三人。如此勤。且求之。有不得師者乎。故周公之才之美。至今稱焉。此惟周公之能自得師。然後聖人之道明。聖人之道行。詩曰。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尚何異端邪說之得闖其藩。而溲其害。况敢言日新月盛哉。是在臺下加之意爾。勿徒飾求師學道之虛。

名。而厚誣於天下。曰吾求師而不得也。

子敬箴

爲山鹿素行軒作

問學如何。徵乎素行。素行如何。希賢希聖。匪敢僭踰。勉承來命。堯舜可爲。人皆此性。儒道非難。養至德。盛懿美。內涵聞望。外令文武。張弛維人。無競溫恭。誠允端莊。靜正不在他求。是在子敬。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舜水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三十九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贊

神農像贊三首

不能行二帝三王之道而率繇上古不能遵  
周公孔子之教而遠邇神農其亦丹青之家  
之好為龍虎乎然播厥百穀而烝民有粒食  
之慶辨茹藥物而生人損疾疢之憂功在萬

舜水先生文集

卷之十七

三十九



世又胡可得而泯焉。

二

誕降嘉種。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兆民免茹毛飲血之苦。遠爪牙角距之害。其功猶小。至於五品親遜。百行聿興。開物成務。裁成輔相。俱於農焉。基之。其功豈不侔天地哉。乃聖乃神。未足揄揚其烈。其心猶曰。為未慊也。手不釋耒耜之勞。口不釋咬咀之瘁。且遇七十二毒。而不悔。較之股無胈。脛無毛。其桎梏

天下者孰多哉。

三

穀居六府之殿。實總三事之權。非穀則生無以厚。用無以利。而德無以正。今按。正疑。此生當作立。之常也。若夫生之變。則非梁肉之功矣。是故通之於飲食之外。窮之於草木金石之間。品其寒熱溫涼之性。調其君臣佐使之宜。所曰衛民之生也。農則神而藥。則師。聖人之憂民。乃如此哉。

太公望像贊二首

作聖曰德。其次曰才。然亦有時與命焉。讀太禮尚賢。發啓順啓。諸書允師。允尚允父矣。獨何曰。不大用於帝。承烈傳巖。乃巧藉於商。幸同功。伊鼎非時有遇。有不遇哉。使僅賦。且中壽。不有東海。西伯曰發其光。則朝歌之屠夫。磻溪之釣叟。已爾。彼躬聖人之德。具命世之才。而名湮滅者。豈惟一人。赤烏啓瑞。青社傳家。莫非天也。

二

太公望爲朝歌之佐。屠老婦之出。夫而棘津送客之舍人。亦奇窮矣。一旦達而爲帝王之師。遭際豈不異哉。禮者發揚蹈厲。世傳三略六韜。侶乎謀勇兼資之士。至於大禮上賢。發啓順啓。諸書吾受而讀之。非聖人不能幾此。及天子齋沐而問道。公南面而告之也。曰敬曰義。曰勝。未嘗有幽深玄遠之言。曰驚世駭俗。後之驚爲驚世駭俗之言。必其內之不足。

者也。

周公像贊

自周公沒。而聖人之道不行。非無聖人也。聖王不作。則聖人之道不可得而行也。龍興而致雲。虎嘯而清風生。蓋儒者之道。必有藉乎時與位之大人矣。故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能作禮樂焉。孔子志大道之行。而東周不可為。因自傷曰。久矣。不復夢見周公。余少也。悅周官周禮。慨然欲親見之。不幸罹此

大故。乘桴而東。乃於此拜公之威容儀表。衣在東。赤鳥耀日。意者夢見之乎。公之時。箕子居朝鮮。八條之教興。至今有遺風焉。近者日國敦詩書。說禮樂。禮樂詩書。周公之道也。若能修而明之。其治豈有量哉。

聖像贊五首

子在川上圖

往而不可返者。年也。至而不可加者。日也。盈科而進成章。而達苟為無本。涸可立待。大禹聖王。致惜寸陰。孔子聖人。興懷流水。學者悠

悠歲月。逝而弗悔。亦獨何歟。

二

前乎此者無仲尼。則堯舜之道際衰周而絕。後乎此者無仲尼。則物則民彝至於今隕滅。集百王。曰成大匯文。明而濬哲。若乃日月晦而嘉種鋤。吾懼陰曠曠而莠禁禁。有志者欲明明德於天下。奈何使夫聖教之淪於銷蔑。自評聖教至今。其不墜地者如綫矣。居恒有感。故因是日發之。

三 應 錫 島 伯 養 之 需

比隆唐虞。庶幾昌而熾。與左麟右鳳。夫孰非夫子之志歟。暮月而可三年有成。何終莫之試歟。天不能自悲。而夫子悲之。人不知自憫。而夫子憫之。當年不能殫其蘊。而萬世乃受其賜與。

四

世之人。豔稱聖人。可且暮而弋獲。而夫子之道。必繇家庭日用。君臣父子。達道達德。身體

力行。銖積寸累。善信美大。而後幾於聖神。則  
 頓與漸相萬萬也。世之人競談禍福功罪。可  
 顛倒於俄頃。而夫子之道必曰人心道心。兢  
 兢業業。不敢逸豫。不敢怠荒。於是乎有諍臣  
 諍子。嚴師益友。補其闕遺。掖之大道。而後臻  
 於粹美。其有作不善者。不惟降之百殃。而且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懼與特相萬萬也。  
 宜乎不為世之徼倖欲速者所喜也。幸而夫  
 子之道。事事有據。言言可徵。如取火於燧。而

取中水。於方諸。不爽銖銖毫髮。有志於治國平  
 天下者。舍此其道無繇也。不然其為世所弁  
 髦敝屣而唾棄也久矣。

五 并序

仲尼之道。大則則天。明則並日。有心日援  
 溺。無位而憂時。表章六經。丕承七聖。覆冒  
 八荒。焜煌九有。豈形容彷彿之可肖。語言  
 文字之可盡。支流小道之可疑。議哉。然在  
 中國。帝王之治。或有盛衰。則仲尼之道。固

有明晦。況在日本。國小而法立。氣果而輕。生結繩可理。畫地可宰。前乎此。未聞有孔子之教也。故好禮義而未知禮義之本。重廉恥而不循廉恥之初。一旦有久焉。孔子之道教之行。且民皆堯舜。比屋可封。寧止八條之教。朝鮮而已哉。近於海船中。多購得書。珍藏者。侈為美觀。記誦者。亦成書麓。其君其相。及其通國之豪傑。均未聞有作而與之者。瑜今年從交趾復來日本。得

崇信仲尼者三人焉。其二乃在父子。夫家學淵源。貽謀式穀。誠非異事。然其俗尚浮屠。千年沈錮。而獨有此二人者。卓乎特立。真乃是父是子矣。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書不云乎。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劉歆之學。尚叛其父。況在徼外之國哉。瑜深嘉之。因其請而樂為之序。不有仲尼之序。今按。序字疑訛。進秦楚者在乎。贊曰。一幅裝軸。一幅片紙。一般手筆。一樣形似。不



畫如來。廼畫孔氏。不念彌陀。乃誦經史。是寧  
子曰承其父。抑將父曰傳其子。惜乎。我將西  
歸。勿勿行李。未得見此兩人。命其面而提其  
耳。有日。大道昭明。胡能舍爾。橋梓。

聖像合圖四配贊

孔子集百王之大成。道則高矣。美矣。然則其  
道可能乎。不可能乎。不可能也。則及門不宜  
有顏曾。而私淑不宜有孟子。與如可能也。則  
至親莫如父子。何曰不傳之。伯魚而子思子。

復於魯氏得其宗。可見好學與不好學存乎  
其人矣。非天之所得而私之也。非父與師之  
所得而私之也。

顏子像贊

顏淵躬上聖之資。裕不改之樂。孔子宜授之  
曰異書。其譽之也。宜稱其絕德。何曰謂顏回  
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平平爾。其問仁。問為  
邦也。宜教之曰存養之精微。康濟之鴻畧。何  
曰曰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夏時

殷一輅。周冕韶舞。放鄭聲遠。任人而已。於是知  
聖賢要道。止在彛倫日用。彼厭平淡而務空  
虛玄遠者。下者心至顛蹶。上者亦終身淪喪  
已爾。究竟必無所益也。

曾子像贊二首

生而知之者上也。而參則魯矣。顏淵不幸不  
得究其業。其餘聰明特達者。孔門不可勝數。  
而曾氏子獨得其宗。其傳明德新民。止至善  
也。使堯湯文武之道。光於日月。開天道人道。

仁義性善之統。當時固無有與之頡頏者已。  
道可下曰順。天下和萬民可曰自見於世矣。乃  
緼袍無表。二旬九食。而棄楚國之相。如敝屣。  
不賢而能之乎。蓋資深而逢原。惟在子傳習  
之明強。而不係乎生資也。

二

奉親思孝。而至孝莫大乎養志。立身思修。而  
脩身莫先乎誠意。一唯獨得其宗。百禮咸求。  
其備。嬌克復。曰齊蹤。啓中庸。而肇仁義。切磋

磨琢日新。德自明而善自至。

孫武子像贊

闔閭吳之英主也。孫子曰：羈旅之臣，非有相知之素，遽斬其王之寵姬，真有人不可解者。楚亦霸國之餘烈，三戰及郢，遂無堅城。則十三篇非紙上之兵矣。全國為上，破國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是豈野戰為雄者哉。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豈易言之。駸駸乎幾於儒矣。

蕭丞相像贊

劉項相距數年，惟軍儲為最。至而後繼，亦不容緩。鄼侯留守關中，飛芻輓粟，絡繹軍前，料簡丁壯，前後續發，宜乎百姓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已而乃家自勸輸，人自赴關，如趨父兄之急。此其附衆之才，真有大過人者。且也目下進賢力舉大將，登場之日，戮其僕馬，將軍負韓厥之能，而丞相有宣孟之風矣。用能混一，函夏開漢家四百年基業，功居第一。誰曰

不然

留侯像贊三首

賢君仍作善政猶存則摧陷之者難為功若  
 水深火烈則廓清之者易為力秦灰積熱之  
 勢又益之呂咸陽三月之火僅得中材亦可  
 因時而奏其效況留侯之於漢祖所稱天授  
 者乎阮籍之言曰此時天下無英雄故使豎  
 子成名耳余深駭其言然亦不足怪矣子房  
 陰謀秘計必多而獨著其躡足偶語當繇妙

處不傳耳及招致四皓又不能竟其用是果  
 足為帝師良模乎其他啗秦將燒棧道借前  
 箸卑之無甚高論至若善藏其用則大有過  
 乎韓彭矣其策畧之士之雄者耶史稱留侯  
 體不勝衣貌若婦人疑其然乎

二

留侯智謀之士宜其無往而不合矣何呂與  
 他人言如呂永投石無有入也至與沛公言  
 如呂石投水無弗入也可為言聽計從矣何

曰。還軍霸上。發端於樊噲。建都長安。策始於婁敬。二者國之大事。不當先事而言乎。定儲位。薦賢人。大臣之首務。何高山之幣。亦藉於建成之威劫乎。抑高祖意忌。不如此。不足自全乎。故謂之智謀。則可。謂之大臣。則未也。

三

留侯為韓報仇。推秦博浪沙中。疑其為駿偉。個儻之姿。與沛公言。如石投水。無弗入也。疑其有鬼神不測之機。歷觀載籍所記。有大謬

不然者。移軍發於樊噲。遷都因於婁敬。迹其生一平。大約潛移贊沃之功多。犯顏廷諍之事少。固儲招賢重事也。猶尚曰術御其君。亦且劫於建成。曰道格非。固如是邪。漢祖稱三者皆人傑。留侯亦曰。天曰臣。授陛下。其必有故矣。

樊將軍像贊

秦燔詩書。曰愚黔首。當時非醫藥卜筮之書。家不得藏。人不得挾。故雖有奇才異能。超世

之識。無繇誦習先主。而自淑於禮義。舞陽侯起於狗屠。而有大臣之節者三。諫留咸陽。借秦為喻。一也。鴻門折羽。理直辭嚴。二也。排闥直入。援引趙高。三也。使當時能讀書。知義直。可下。蕭曹而百。陵勃。何至。曰。椒房為累。致家國之大。故乎。

蘇子卿像贊二首

懦夫視死重。故其節不完。烈士視死輕。故其節不大。子卿視其生。在輕與重之際。故其植

節亦在大與小之間。世人訖其卧起操持。節旄盡落。苟非然者。將若之何。

二

子卿嗣封平陵侯。曰侍中。銜命曰好。通使單于。豈有屈節降虜。羨其谷量牛馬。陷其老母。生妻昆弟宗戚。駢首就戮。而自圖異域之富貴之理。而古今又無問賢愚。咸嘖嘖稱道者何哉。然其十九年艱難痛楚。無不備嘗。亦可云苦節矣。然不能檢制其屬。致副使謀殺單

于之親臣。疎也。不能防閑其子。阿附賊黨。謀先帝託孤社稷倚毗之貴重臣。日移其君之位。老也。二者皆危道也。君子第獎其功。蓋亦謂萬里專征。不錄人過耳。亦有身非奉使。矯矯不撓。中和嚴正。日臨大節。使虜君臣動色。矜其節義。文章愛之如骨肉。戴之如神明。歛辭厚禮。日致其大官大邑。而終不能邀其一顧者。視此何如哉。

諸葛武侯像贊三首

自古在昔。得出處之正者四人。專皆席珍日待聘。出爲帝王之師。然或貽鼎俎之譏。或罹幽辱之患。其身處畎畝之中。繇是日樂堯舜之道。主丞感激。遂許馳驅。受任於危難之頃。而功成若左券者。振古日來。惟先生一人而已。宋儒眩於曲筆。謂先生迹於儒者。夫澹泊明志。寧靜致遠。非儒者而何。

二

先生日帝師之才。而小用之時也。志不與魏

意不在吳則跨有荆益而止耳。鞠躬盡瘁成敗則聽之天。集思廣益責難則求之友。中庸也。非神奇也。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知言哉。

三

先生稟至誠之全資立人臣之極則而陳壽鯁儒小生不能敷揚其致君定國垂世立教之美反旁搜他事以神其說又恣意譏評曰將畧非其所長而後之淺昧不經者蓋張大

其神奇詭怪之術而先生益晦矣。出處之正闕於先生之行事忠君憂國之誠見於先生之二表與下教即如李嚴廖立終身放廢而不怨反致哀慟推絕非至公無私而能至於此哉。

陶靖節像贊三首

劉宋取天下於桓玄之手其功奇矣。厥後遂除劉毅劉牢之陰圖諸葛長民而憂懼劉穆之運移典午昭昭然矣。先生無可如何故託



之。詩酒夷猶。且自放。存松菊。且著其節。裁五柳。且表其風。不必有宋朝。佐命。晉室。遺老之悲。豈先生之得已哉。

二

菊味苦而氣清。不鬪艷。不爭妍。惟任傲骨。且凌風霜耳。不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蕭然興致。與之為一。斯時獨有仰止高山而已。何能恤其他哉。

三

古今人所貴乎天下士者。且其識時焉爾。力能為之。疑今按此下力不能為。則潔身而去。猶愈也。力能為之。則為汾陽臨淮西平。力不能回。則為箕微。若夫委運會於適。然視君父為秦越。則無為貴天下士矣。靖節先生不能束帶折節。解印綬。長往賦歸。去來辭。樂夫天命。豈真居官餘職。且傲督郵為賢哉。疑今按餘字知幾也。亦猶夫鱸魚蓴菜之思。爾袁粲之死。亦奇也。若褚淵者。何且生哉。

杜子美像贊

唐呂聲詩取士凡掖庭永巷嬪嬙歌妓伶官  
教坊之所歌舞肄業皆是物也其雋者譜之  
絃管奏之燕私天子聞其歌而想見其人不  
啻子虛之於相如也工部詩爲古今絕唱宜  
其青錢萬中矣而當時不能博一第豈功名  
富貴得之不得有命焉而不必盡係乎其才  
耶若然則是時爲之主司而按劍者均可曰  
無罪而先是民謠有糊心存撫使睇自聖神

皇。又何說也。至今膾炙人口。獨據詩壇之上。  
千年日來。未有能與之爭旗鼓者。又何也。此  
一小技耳。猶然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況  
乎其爲聖人之道。窮通得喪。治亂否泰。足關  
乎天下萬世者。

周濂溪像贊二首

應原慶順之需

王安石曰智慧術數逢其君爲禍方烈先生  
委之不可爭之不能是故愛蓮曰間神志推  
太極無極曰寄肥遁意深遠矣後之君子不

解其故立得為之朝處不諱之世方且疲精竭神於先生屋下架屋何異畫火呂祛寒烏龍而望雨也

二 為吉弘元常作

孔子嘗稱仁者壽良呂其靜也茂叔其靜者乎萬物靜觀皆自得茂叔其仁且知而兼樂與壽之理乎唐子西之銘硯也曰鈍者壽靜者壽理也余質鈍而好動性恬淡而甚愛入好動則損神甚愛入則多事蓋得失半也今

天假之年微俸七十矣深知已往之非欲遂疑神齋慮日全其天其可得乎

程明道像贊 為古市務本作

學貴有用先生之學則有用學貴不阿先生之學則不阿先生平生仕官履歷雖小官必盡其心必奏其效是有用也當新法擾亂之時不激不詭及爭差役雇役於朝堂之上理明辭達溫國不覺自屈是不阿也先生其和而不同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者耶使當時能

大用之則幼學壯行者吾知其庶幾焉。春風和氣端坐敬修表遺經於斷簡之中。閑來學於百世之後。則有潞公之題。正叔之序。夫以能言之。又何藉乎余言。

司馬溫公像贊

為與村庸禮作

先生相女主。元祐之治。至今稱美。使其主有女。中堯舜之號。不幸遭王安石前後禍敗。不能有成耳。然婦人女子。皆知其為司馬君。實及喪歸洛陽。巷哭日過。車生榮死哀。豈人力

所能掩飾耶。使天下有平治之福。則先生有期頤之壽。其治理之所至。寧止於是而已哉。豈復有紹述之慘。豈復有元祐黨人之烈。豈復有靖康之禍哉。然則北宋之興亡。關於先生一人之身耳。吾之所且懇懇言之者。蓋且著君子小人治亂之効。為萬世人君親賢臣遠佞人之戒。非徒為筆墨贊美爾已。

蘇文忠公像贊二首

為松平康兼作

文忠年少高科。佻脫自喜。終日此懼。患遷謫

無虛歲。其天才不及介甫。然而有用。理學不及正叔。然而適時。平生仕官所歷。皆有政績。民到於今。利賴之位不足。官展其材。遇不足。且申其志。惜失。

二

子瞻曠世逸才。而失之於詼諧笑傲。及出宗州郡。政績燦然。與俗儒空談道理。當官無尺寸之效者。相去遠哉。觀其內召還朝。太后述先帝之言曰。朕一日為子孫得宰相。因而

主臣嗚咽痛哭。撤金蓮炬。送歸院。可知也。已至於小人朋比。力肆詆排。則文忠所遇之窮也。可奈何。

岳武穆像贊 為佐野利尚一作

鄂侯精忠貫日。知勇絕倫。武而不驕。文而不靡。蓋其天性然也。九原可作。吾將與斯人而歸爾。其文可且並日月。泣鬼神。而不為書生雕繪纂組之語。真文章之獨步也。然嘗病其時文。勝而謂別有佳處。深見其時議論。

多成功少而言之耳。未及見孝光寧理之世而長歎及此。侯可為前知哉。

楠正成像贊三首

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諱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菟其行事。不可概見。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剋。誓心



天地金石不渝。不為利回。不為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於舊都。諺云。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簾。功垂成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如前。庸臣專斷。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曰身許國之死靡他。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於一門。盛矣哉。至今王公大人。日及里巷之士。

交<sub>レ</sub>口<sub>ヲ</sub>而誦說<sub>ヲ</sub>之不<sub>レ</sub>衰。其必有<sub>二</sub>大過人者<sub>一</sub>。惜乎載筆者。無所考信。不能發揚其盛美大德耳。

二

好學<sub>ヲ</sub>宏論<sub>ヲ</sub>尚<sub>二</sub>仁義務<sub>一</sub>。人才<sub>ヲ</sub>真<sub>レ</sub>國家之柱石。疆場之干城。宜乎叶<sub>二</sub>熊羆之夢<sub>一</sub>。應<sub>二</sub>惟肖之求<sub>一</sub>。用能誓<sub>二</sub>心<sub>一</sub>天地。立<sub>二</sub>摧<sub>レ</sub>叛逆<sub>一</sub>。且<sub>レ</sub>之謀<sub>レ</sub>謨<sub>レ</sub>廟堂。制<sub>レ</sub>勝樽俎。豈不<sub>レ</sub>萬邦為憲。潛消<sub>レ</sub>反側耶。且寡<sub>レ</sub>制<sub>レ</sub>衆出<sub>レ</sub>奇<sub>ヲ</sub>。無窮<sub>レ</sub>不<sub>レ</sub>戰<sub>レ</sub>。屈<sub>レ</sub>人<sub>ヲ</sub>。猶一節也。賞不<sub>レ</sub>酬<sub>レ</sub>功。位不<sub>レ</sub>稱<sub>レ</sub>才。女寵<sub>レ</sub>煽<sub>レ</sub>於內。權臣擅<sub>レ</sub>于朝。大將能立

功<sub>ヲ</sub>於外者鮮矣。且身<sub>ヲ</sub>殉<sub>レ</sub>節。純<sub>レ</sub>臣乎。不<sub>レ</sub>為<sub>レ</sub>敵之所喜<sub>レ</sub>。而反<sub>レ</sub>為<sub>レ</sub>所惜。有<sub>レ</sub>國者盍思<sub>レ</sub>之。

三

桓桓<sub>タル</sub>廷尉。維<sub>レ</sub>天<sub>一</sub>挺<sub>レ</sub>生。精忠偉畧。智仁嚴明。帝賚<sub>レ</sub>良<sub>レ</sub>弼。奪<sub>レ</sub>入<sub>レ</sub>先<sub>レ</sub>聲。鷹鷲逐<sub>レ</sub>鳥。名<sub>一</sub>立<sub>レ</sub>功<sub>一</sub>。成<sub>レ</sub>遭<sub>レ</sub>時不<sub>レ</sub>造。狐鼠爭<sub>レ</sub>衡。治<sub>レ</sub>公<sub>一</sub>討<sub>レ</sub>逆。拜<sub>レ</sub>表<sub>レ</sub>星<sub>一</sub>征。訐<sub>レ</sub>謨<sub>レ</sub>辰告。賊不<sub>レ</sub>足<sub>レ</sub>平。廟<sub>一</sub>算<sub>レ</sub>掣<sub>レ</sub>肘。血<sub>一</sub>戰<sub>レ</sub>鉤<sub>レ</sub>鉤。矢<sub>一</sub>窮<sub>レ</sub>兵<sub>一</sub>盡。氣<sub>一</sub>吞<sub>レ</sub>鯢<sub>レ</sub>鯨<sub>一</sub>。二難<sub>一</sub>決<sub>レ</sub>計。殉<sub>レ</sub>國<sub>一</sub>生<sub>レ</sub>輕。有<sub>レ</sub>雙<sub>レ</sub>國<sub>一</sub>士。一姓<sub>一</sub>韓<sub>レ</sub>彭。信<sub>レ</sub>勇<sub>一</sub>戰<sub>レ</sub>烈。白<sub>レ</sub>雲<sub>一</sub>英<sub>レ</sub>英。

楠正行像贊

禮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齊襄復九世之  
 讐。春秋大之。設曰。小報大。弱復彊。益又難矣。  
 豫讓不能得志於襄子。申胥所曰。藉手於闔  
 閭。公乃能建義旗。攻鳴鼓。卷甲倍道。潛師入  
 都。使所報者身踰垣而逃。第穴地而竄。陷刃  
 於其妻。亦足曰落姦雄之膽矣。斯無媿於枕  
 戈之志。可曰下報其父。臨歿數言。是父是子。  
 雖青年賈志。芳名至今。詩曰。人生自古誰無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然其然。

鳳凰贊

鳳鳥不至。而聖人增悲。鳳今至矣。奚哲人之  
 云。萎覽其輝。而下之。曷云何德之衰。

麒麟贊

明王迭興。紀其瑞於郊遊。詩亡。詩亡。絕其筆  
 於春秋。若獲撫定。而擾其迹。豈徒託夫東周。  
 題燕饗圖

昔之君子。相歡曰德。相悅曰道。寓其情於幣



帛承筐寫其誠於笙簧唱歎令德來教所繇  
然矣。於是化成乎上。俗美於下。休哉。余慨然  
欲親見之。奈何可悲而不可即也。

題鹿鳴圖

示民欲其不輕。聖賢淑世之心深矣。然惟君  
子是則是做耳。雖曰德之不孤。知音者既希  
哉。是故飲食燕樂。足自申情。清歌迭奏。良能  
寫意。好我而翼之。大道或庶幾乎

題白駒圖

道行德立。吉人深願。必不日長往。為心惟不  
得其志。而戀戀棧豆。君子羞之。賢君能深識  
此義。精意中孚。雲行雨施。則沛然德教。放乎  
四海。豈復有空谷生芻之歎也。

海日圖贊

為中山風軒作

長夜漫漫。幸而且矣。然不能無微雲。變韃掩  
映左右。少焉杲杲而出。陽德方亨。則滄溟浴  
白之功。於是顯哉。此時去海漸遠。吾不知其  
愛戴之誠。與前更自何如也。

老人星贊

老人來自遙天。衣裳都是別調。皤然睥面盎背。貌古年高德邵。丈夫相顧驚疑。兒子成羣。謹笑。欲將仁壽躋斯民。特令輝光朗照。

題普賢畫像

為黑川正道作

我欲言其妙。我與爾不同調。我欲言其非。爾之徒莫能知其微。我欲言其無。丹青業已繪此圖。我欲言其有。荒唐迷謬之談。學士大夫安敢出諸口。爾之號自謂普賢。何如我堯舜

之道可法而可傳。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銘

水戶城鐘銘 并序

夫鐘者所<sub>下</sub>呂警君臣之逸豫而鼓勵<sub>中</sub>上下<sub>上</sub>於明作者也。洪鐘聲動遠邇咸聞。天子諸侯興求衣問治之思。孤卿百僚振佩玉鳴騶之度。賢妃不必墜會歸之憎。羣士不必

聽絳憤之籌。爲益弘已。是故天子之都。且  
及侯封宮省。膠庠省會。莫不建焉。下而郡  
邑。莫不建焉。况於水戶大邦哉。今水戶侯  
參議公。好學博古。知此爲邦家重器。君民  
之急需。於是鎔精金。且鑄之。懸於城中。且  
警有位。且警庶士庶民。且警庶人之在宮  
者。而先且自警其志亦大矣。特其制度之  
長短大小。弁哆聲音之宏亮悠揚。清咽手  
揣輕重。未必盡協。然而鐘簾不移。夫故物。

勤民。蚤戒於夙興。他日之爲效。豈淺鮮哉。  
銘曰。

天開地闢。斯鐘則鳴。萬籟猶寂。鉤鉤震驚。霄  
衣求治。噦噦鸞衡。君曰咨爾。如何民生。臣曰  
吁哉。王田民情。文王追蠡。通駿有聲。適求厥  
寧。適觀厥成。垂謨萬禩。永勒鴻名。

文庫銘

兵有機。呼吸變化。爭於希微。兵有要。竒正循  
環。窮神盡妙。晉將首推。預祐叔子。緩帶輕裘。

而元凱號庫為武。武庫之中。縹緗萬帙。是故。陳之則丙丁甲乙。歛之則卷藏於密。

硯銘二首

筆與墨。運動役役。惟茲靜安而自適。然欲紀績。庸勲。必藉乎他山之石。

二

硯。曰文重。文。曰人重。參贊經綸。龍蛇揮縱。勒名旂常。瑚璉伯仲。苟違斯義。瓦礫無用。

琴研銘

靖節蓄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蓋研磨得趣。則腹中之微軫自調。擲地即作金聲矣。孔子所謂無聲之樂。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竹如意銘

鐵作如意。文事武備。枯竹蜿蜒。天然佳致。雕鏤非工。斧鑿不施。鱗鬣未動。頭角已界。捉陪玉麈。指麾談議。王謝家物。無茲卓異。

麈銘

愛九先生文集 卷一  
將帥指揮。三軍司命。進退開闔。謹視號令。靜如山岳。動若風雨。從天而下。敵不及拒。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呼吸變化。孰測其奇。

○碑銘

勉亭林春信碑

謚者朝廷易名之重典。自天子天子之子。及公侯卿大夫。蓋棺之定論也。其他優卹特予。不在此限。是故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誅。嚴於斧鉞。所曰錫泉壤之光。所曰操激

揚清濁之柄。所曰通慶賞刑威黜陟之窮者也。例曰屬纊之後。既殮之厥明。成服喪主與典喪。哀輯其父祖生前行事。不文不飾。不次謂之行實。喪主率諸子若孫。捧冊匍匐。誓願泣血。懇請於鄉先生之德業隆備。言足為當世所尊信者。曰為之狀。鄉先生辭之不獲。而後允其請。據其事實。又復考覈鄉評。米其實而信者。補其逸者。芟其冗者。削其虛。而闕其疑者。撰次而潤色之。謂之行狀。上之。撫按監

司。撫按官具題特請。一面咨呈禮部。禮部牒儀制祠祭等司。一面咨送吏部及太常寺。移會禮科等衙門。吏部牒行考功稽勲等司。一面移會吏科。一面按行本官生平歷任之所。各該撫按考覈其在任有無政績遺愛有無貪殘疵類。各該撫按官詳細覈實咨呈吏禮二部。必南北兩京吏禮二科各無評駁抄參。然後申呈內閣移咨翰林院議謚。議既定。然後知會會集內閣翰林院五府九卿吏禮二

科。及河南道御史等官。公議於中朝。松棚之下。松棚者。亦猶前古之三槐九棘也。凡枚卜。凡推轂。及會推諸大臣。及婚喪諸大典。皆於此議焉。故有朞功之親。見任當路。則引嫌迴避。懼干請也。懼撓權也。議既定。然後具疏上請。奉旨俞允。然後頒發該司。依勅奉行。其間少有齟齬違錯。遂不可得。考按若斯之密。集議若斯之公。何地可容其私。是故繆戾厲靈。朝臣不敢。曰阿天子之父。幽刺昏荒。天子不

得<sub>三</sub>呂私<sub>スラ</sub>其子。魏武追痛蒼舒。吳主悼<sub>テ</sub>登無<sub>レ</sub>已。  
 二公不難<sub>カラ</sub>舉<sub>テ</sub>神器。而睥睨<sub>シ</sub>之。而獨不敢犯<sub>ニ</sub>天  
 下之公議。是呂義斷恩也。何人敢庇<sub>シ</sub>其私。王  
 文成爵列通侯。其父海日公華。呂殿元冢宰。宰  
 而無謚。殿元科名之大魁。冢宰百官之冠冕。  
 緣<sub>テ</sub>人子不敢<sub>レ</sub>呂勢力。求宰執不敢<sub>レ</sub>呂私恩。市  
 故不議謚也。何代可殉<sub>ニ</sub>其私。如呂私謚為<sub>レ</sub>可  
 也。則孔子顏淵不宜<sub>ラ</sub>無謚。如呂私謚為<sub>レ</sub>必不  
 可也。則展禽索讓不宜<sub>ラ</sub>有謚。况其後。文中。康

節。節孝紛紛不一<sub>ニ</sub>乎。今者勉亭林君厭世。其  
 友野節宜卿。坂嘉之。其門人某等。其弟慙。傷  
 其志而悲<sub>シ</sub>其亡。謂九原不可作也。呂無聊之  
 極。思羣為謚。謚之曰穎定先生。介野子。而  
 請文於余。謂欲<sub>レ</sub>垂<sub>ニ</sub>之。不朽也。余先已先機。而  
 逆<sub>レ</sub>拒<sub>レ</sub>之。而野子請之不已。其意切。其容慘。其  
 言懇懇。欸欸。余不得已。應<sub>ニ</sub>之。內翰君姓林。諱  
 春信。亦諱慙。字孟著。號勉亭。又稱梅花洞主。  
 其大父羅山先生。文名播於邦域。弘文院學



士紹述其緒。當今現掌文衡。而林君則羅山先生之嫡長孫。而弘文學士之家子也。呂寬永癸未八月十一日生於武州。呂寬文六年丙午九月朔日卒。年二十四。越三日辛巳葬於忍岡別莊。良隅。林君生而穎異。大父期之為千里之駒。生六歲。初讀大學唐宋詩若干首。皆成誦。又三年。大父口授論孟中庸。讀過輒不忘。乃祖愈喜。明年口授毛詩。又明年癸巳。中秋勉亭初試賦詩。大父喜而和之。年十

二。讀尚書禮易左氏傳。明年冬。侍學士。往晤朝鮮使臣李明彬。即賦詩再為酬答。李大奇之。李為朝鮮兩榜。大父復口授文選。東坡山谷諸集。而篤好遷固史語。人曰。孫年十三。讀書十倍。吾幼時。次年謁大君。復為作中庸。孝經。聯珠詩格等。諳解。口授之。復授後漢書。曰。汝既有志。班馬吾并。此授爾勉之哉。又明年正月。大父捐館舍。學士儼然衰經之中。旋曰。公事埤遺。繼又曰。講授經書。故就。季父讀

耕子學。季父視之。猶子。勤勤督課。如秋題百品。藝餘千題。或押難和之韻。或限刻燭而成。無不揮洒立就。時髦賡和。郵甯往來。於是聲名籍甚。壬寅。讀耕子物故。勉亭不勝悽愴。厚撫其孤。呂報叔父恩。先是學士病餘。編本朝一人一首。俾作評註。口授而草立成。一字無改。今梓行於世。復代學士評隲諸生詩文。皆服其博瞻。曰。君年猶弱。而工於屬文。如此。自是年冬。賜學料若干。其後癸卯。賜宅地。甲辰。

台德公。忌日。奉命紀事。復蒙寵賚。列侯班瑞。循職効勞。叨沐恩澤。乙巳。有事於日光山。事竣。奉旨慰勞。賜黃金衣服。恩寵頻承。侈為異數。及其據臯比。累重席。論議風生。雄辨足驚。四筵。如姬路。故拾遺。如加賀羽林。聞其講貫。莫不推服。而勿齋藤子默。尤為莫逆。至忘形骸。往時吟詠日繁。著述日富。輯錦囊蠹餘。惟患其少。旋復嚴較舊作。搜之剔之。號行餘雕蟲。惟患其多。或問其故。答曰。樂天三千首。或嗤。

俗體信明五字。邠老七字。人皆寶愛。曰是觀之孰多孰少。然猶有素所撰輯詩文各十卷。其弟慙不忍棄。捐復彙詩集二十卷。暇則臨摹古帖。手錄諸詩。甲辰冬命編輯本朝通鑑學士總裁之。而勉亭充分較敘述百餘年事。遺佚能考。損益從宜。饒有史才。蓋有得於馬班左范也。休沐則講杜律課諸生。選本朝三十六將。作為小傳。當宁甚為賞鑑。敏而能勤。至於如此。五月學士設家塾五科。分經史詩

文倭學署大員長。左右員長實特秀萌等生。曰勉亭為左員長。而虛其大員意。蓋有為也。而勉亭心猶嘆之。然而善者懲。今按善者下疑有缺誤上述箕裘。下開來學。未嘗少倦也。秋七月娶。故因幡守源資為女。曰為之配。下旬畢姻。逾月五日。罹瘧痢之災。煩悶譖語。亦惟言詩言學。無一語他及。終曰是不起矣。臨終念不忘君恩。不忘父母恩。惓惓於其弟暨從弟憲。至於親友門生。叮嚀告戒。一皆勉之。曰正既

而曰。近來學者惟要一起直入憚於自漸做來。又曰。余平生酷嗜詩賦文章。未究四書六經。蘊奧志既墜矣。遺恨如何。汝等宜切思之。或曰。詩賦文章。垂名不朽。答曰。汝言非也。雖垂名何益乎。唱曰。似拙不拙。似弱不弱。奄然而逝。其為人沉潛貞靜。和惠愛人。寬裕亮直。不迫不阿。好揚人善。勤改己愆。孝友誠信。顧行謹言。余初至東武。於逆旅主人見其二詩。清新流利。灑灑出羣。一月之間。接之者四。初

見於竹洞齋中。論議之次。偶及杜少陵元次山。勉亭曰。少陵詩聖。翁奈何與次山並稱。余曰。少陵特擅名詩壇耳。其他無少概見。抗章論救。既失之於房琯。倚毗留連。復失之於嚴武。次山遠謫道州。未嘗放情詩酒。拳拳愛君。化民憂公。靖位繇此言之。殆不及也。豈特並稱乎。勉亭不復枝梧一語。其見已及此矣。人不聞於父母。閔騫之所曰為孝。議不私於弟友。程子之所曰為明。即其所議文辭。貞敏曰

穎純行不爽曰定謚曰穎定過而非黨矣昔者孔圉敏而好學得謚爲文漢帝營表未作遂謚爲成豈爲溢美也哉今勉亭英英未見而晚年卓識乃欲窮搜六經身體大道是究是圖誠足輔翼當世斯人不死駸其有興乎蓋天而不欲日本之興於斯文也何爲而生若人天果欲日本之興起於斯文也又何爲而翦若人既知浮華瀚漫之非學已則其學必有所歸既知敦行漸進之爲學已則其學

必有所立夙悟方開趨向既卓雱雪飛霜芝摧蘭萎訃音初至莫不驚疑父母於斯呼天搶地然此智愚賢不肖之所共哀之非獨戚黨親暱之私哀之也吾方爲日本學道之機傷之非爲學士階庭之樹傷之也水戶宰相上公初聞其疾稔稱其學業繼聞其喪矜惜其行誼上公最爲憐才而不輕爲許可其必有召動之矣余初允墓碑之請野子不勝欣抃轉戚爲歡徐謂之曰碑文則不敢召固陋

辭。然撰文例當署銜。則不敢爲也。野子復極力慙。與曉譬多方。余深自痛悔。又可自食其言。卒勉強成之。俄頃之間。失於三思。遂詒伊戚。二十三年之自同於販屨織席者。何爲也哉。人之有言也。信於金石。堅於貞珉。垂之千古。使感發而興起。可不慎乎。銘曰。鼎新革故。必生才賢。秀實修短。夫豈偶然。余厚望於是邦也。俗可易而聖可傳。何爲其於若人也。縱之曰。脫穎而靳之。曰。永年吾低徊

而不得其解。歎曰。胡然也。而帝胡然也。而天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